

十一岁那年的中秋,都中午了,母亲还在忙着收糯稻,就派我给外婆送月饼。外婆住在二十里外的王庄。临出门前,母亲一咬牙叫来了正在玩泥的弟弟。弟弟比我小三岁,听说要陪我去外婆家,他立马拒绝:不去!不去!

母亲掏出两张“贰圆”的纸币,甩得哗哗响,说,剩下的钱,给你们俩买糖。

弟弟眨眨眼,又回头看看不远处的小伙伴,狠心一身泥浆地跟我走了。

快去快回!明天上学!你们俩买一张票就行了!

知道了!

时辰还早,阳光很好,石板路上一地细碎的金光。风摇动着,就像一条粼粼的河。弟弟专捡摇曳的光斑踩。他可真幼稚。我撇撇嘴,拎着布袋等在前头。八月桂花香,仔细闻又找不着,却吸进了月饼香。布袋里除了月饼,还有两斤肉,一斤芝麻粉盒一包甘蔗糖。这是很好的中秋礼品了。

很快到场门口大街了。

快点上快点上!马上就走了!那个外村的三轮车司机冲我们兄弟俩招呼。

两个人一张票。说完,我咬住嘴唇。

不行,今天人多,平时不用你讲价也会只收一张票的钱。

我四处踅,看看本村的司机在不在。

桃新刚走!就是他在,也收两个人的钱!那个恶人龇牙笑。

走。我转身就上了桥,弟弟嘟囔着要坐车。

我们走去,省下的两块钱,我俩一人一半,我买一本书,你买二十个糖。

二十个?弟弟两眼放光。他不认得钱,更不懂除法。

二十个!

走!

走!

风凉凉的,阳光也就照个亮,一点也不热。很快就到了枫林。

我们走山路,山路近。

好,还能捡到毛栗子、山里红。

还有野枣子、酸葡萄。

还有狐狸、野兔子,听说还有白毛老仙——不过,不惹它它也不惹人。

“七月半,山里红红半段;八月中,山里红红到根……”弟弟唱着民谣。

我们上了山道。山上的柴火都砍光了,只剩下了白茅花。白茅花给阳光染红了,就像红色的雪。站在山脊上俯瞰,红雪下的村庄就像停着一只只黑色的鸟。

你看,马路就像带子,水塘就像镜子,人就像蚂蚁。弟弟大呼小叫。

经过了炎夏的辛劳,秋后的乡村显得舒缓而有序。

清晨,天光一放亮,整个村子就在鸡鸣狗吠声中醒来。习惯了早起的村民也都忙碌起来:女人们喂鸡喂鸭喂猪,烧早饭、伺弄孩子;男人们则扛一把锹上田埂了。

太阳红着脸从东方缓缓升起,露珠在庄稼上、野花野草上悬着,密密簇簇,千万根茎上千万滴露珠,娇滴滴、亮晶晶,闪闪烁烁,颤颤悠悠,打湿了早起人的裤脚。农人们习惯了一脚泥一脚水,也不在意,蹲下身体,慢慢分开密密匝匝的秧苗。一要瞧瞧田里的水,二要察看有没有虫害侵袭。

稻子正在孕穗,这是稻子最关键时期。水深了,稻秆根部泡软了,成熟后,不堪重负,就倒伏了;浅了,稻谷会出现半粒和瘪粒。做惯了农活的村民有经验,“拍巴掌水正好。”保管颗粒

## 送月饼

董改正



明月照人还  
汤青 摄

山道更像带子。是啊是啊,给风吹得飘啊飘的,我们就是带子上的鸟。

我不由地对他刮目相看。他平常写比喻句时永远都是“他的脸就像红红的苹果”。

我们走在山脊上。热了,我们敞开了外衣。

啊,全世界的风都吹着我!

我也斜着他。他额头上都是泥,与陶醉的表情不符。

山路如龙脊,如鱼背,如粗大的麻绳。到了山结处,也有山路东西南北。我们见到了野兔子,吃到了鲜甜的山里红,白毛老仙没见到。

满山的白茅花,满山的雪。我一个个遥指着山下的村庄:

这是王家嘴。

这是付家嘴。

这是松园村。

这是毛竹棵。

这是看山院。

这是凤凰村。

这是涧沟,水真亮!弟弟捧了一捧水,大叫:真甜!

我放下布袋。果真甜!

一块大石头,真平整,就像、就像一张大床!

我们躺下去,手搭凉棚,看着天。天真蓝!蓝得空、远,蓝得让人觉得飘在空中,漂在海上。一只鹰飞过,就一个黑点。山风暖暖的,山泉淙淙的。

外婆为什么只疼你?

我在她那里长大的。

我想起外婆高大微胖的身影,想起她跟我一起看戏,想起她每年都会在正月初二到王庄的村外接我,见到

我,总是说“我儿来了呀”。我想起我回来上学时,外婆感伤地说:“家婆养外孙,六月放风筝。风筝断了线,不见家婆面。”我想着想着,就听不见弟弟的话了,就有眼泪从耳边流下了。弟弟听不见我回答,就睡着了。我决定等他一会儿,就跟着睡着了。

鸟叫着,山风吹出了松涛。天似穹庐,笼盖大地,阳光照着我们小小的影子,像两粒弯弯的豌豆。我们的鼾声像一只野兔,像一只传说中可以变身的白毛老仙,四处乱走。

我先醒。一山的影子,一山的虫鸣,泉水响得明明暗暗的。山道湿了,草叶上有露水,山道上的草影就像荇藻。太阳照着远处的枫河,但是一切都那么模糊朦胧。

好吵啊!弟弟捡起一块石头砸向草丛,虫鸣立即歇了一块。

哥,我们下山吧,风吹着冷了。

白茅花更白了,像是霜华。我们下了山来,却见凤凰村点了灯,凤凰村的孩子们正在捉迷藏,一群狗不明所以跟着跑得眉开眼笑,舌头拖得老长。他们怎么点灯?

嗒嗒嗒嗒嗒!嗒嗒嗒嗒嗒!嗒嗒嗒!

三轮车吵死人地开过来,还亮着灯,灯还打在我们的脸上,打得我们闪在路边,都睁不开眼。它却熄了灯,在我们身边停下了。

你们俩?

我们一看,是那个恶人。

月饼还没送去?怎么还在这里?要你管!弟弟怒目而视。

那人笑了。

天都黑了,你们走了四五个小时还在这里?那人哈哈大笑。

这是晚上?这不是日头?我们看着枫河上又大又圆的“太阳”,愣住了。

那人笑得直不起腰。那群野孩子把我们围起来,明白原委后,一齐指着我们笑:一对傻兄弟,一对傻兄弟!

上车!那人停了笑,对我们努嘴,径自拿出曲折拐弯的摇把,摇响了车。弟弟迟疑地看着我,我上了车。弟弟嗫嚅着:二十个糖。

小王庄?司机从争先恐后喷涌而出的嗒嗒嗒声中回过头来,问。问完又忍不住掉下几粒笑来。

嗯。

哥,不是回家?

月饼还没送到呢,外婆还在等着呢!

外婆又不疼我。

嗒嗒嗒!嗒嗒嗒嗒嗒!车子掉过头,一蹦一跳地沿着月光洒满的道路朝前奔去,两边的田野,被一双看不见的手向后抽去。夜里的道路似乎缩短了,就像人睡着了就会蜷缩着身子一样。一个个村被抽走了,一畦一畦的玉米地被抽走了,一块天一块天被收走了,包括天上的星星——月亮却一直在——它们被收纳在哪里呢?

到了,我送你们去,你们认得外婆家吗?

他认得。弟弟指着我。

月光已经浓了厚了,熟悉的村庄,熟悉的大石头,熟悉的稻场和花生地,熟悉的巷道,熟悉的石墙泥墙,都透着陌生,就像梦中一样似是而非,会不会像梦中一样总是到达不了?不料却到了。

外婆的院门关了,门缝里透过的灯光被风吹得晃动着,都紧闭门给晃睡了。是这儿吗?

我点点头,却又不肯确定。我的心咚咚地跳,拍响了门。

门拉开了,外婆愣在月光里。好亮的月光啊!把外婆咬牙抿嘴也没忍住的眼泪照得亮亮的,一颗一颗,一颗一颗,外婆一把抱着我,又抱住弟弟,大声哭起来:儿啊,儿啊!

弟弟顺势抱住了外婆,哭着喊外婆。我竟然有些吃醋。

大舅千恩万谢,送司机出村,外婆也跟着去了。小姨走过来,指着硕大的月亮,坏笑道:阿源,你把我们等急了!你送来的月饼可真圆啊!你送来的月饼可真香啊!不信,你闻闻……

桂香融在月色里,月色融在桂香里。

小姨一手一个牵着我们,一脚踢开大门。灯光外泄,灯光里一屋子的人愕然看向我们,都哈哈笑了。

一个慢慢地拈出来。茶余饭后,村里人聚拢在巷口,或者老槐树下,沐着一阵一阵的秋风,边拈棉花,边闲掰。谁家姑娘相了一个好人家;谁家媳妇会过日子;谁家两口子吵架了,怨男人怪女人……是非曲折直,如白纸写上黑字,清清白白。

晚霞西沉,田间小道上走来一个个收工的农人。耕牛晃悠悠,农人不紧不慢……

又到了秋凉人闲之时,一早起来,母亲开始喂鸡,烧早饭,父亲从屋后抡起一把铁锹扛在肩上。母亲见了,笑了。田都被人承包种植了大蓬蔬菜,不用瞧水看虫害了。吃了早饭,上班摘菜去。父亲回过神来,也笑了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灿烂的秋阳,皎洁的秋月,还有秋虫在合唱,秋水在流淌。秋空澄明如镜。

## 立秋后

杨丽琴

饱满、大丰收。

对秧苗最有杀伤力的是红蜘蛛,形体很小,小到肉眼几乎发现不了它的存在,却是祸害庄稼的元凶。棒子、棉花和大豆等农作物一旦招惹上它们,极短的时间内,叶子就会渐渐干黄枯萎,如治理不及时,就会颗粒无收。发现一丝蛛丝马迹就要喷药灭杀。

早饭后,已经是上午八、九点光景,男人们去牛棚侍候耕牛,为了赶季节,耕牛起早贪黑、不辍劳作,得好好调养,迎接下一轮的秋收秋种。牛棚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

净的,再拉上牛到田埂上吃新鲜青蒿、茅草、巴根草。

女人扛起锄头下地了,花生、芋头、大豆、绿豆、玉米、芝麻要锄草。三叶草、狗尾巴草、马齿苋、稗子草、熟藤草,最烦人的是熟藤草,特别繁茂,如发了疯,玉米、芝麻个头高,它就在行间钻着扯着长。如果来一场秋雨,像花生、芋头、大豆、绿豆这些矮棵庄稼地里,它可神气了,趾高气扬地茂盛起来,俨然一副喧宾夺主的样子。

再就是拈棉花,村里人都不在棉田里拈棉花,而是把张嘴开花的棉桃摘下来,放进篮里、筐里,挑回家一个